

How to Set A Fire and Why

为何, 以及如何谋划一场火灾

[美] 杰西·鲍尔 著

钱进 译

Jesse Ball

HOW TO SET A FIRE AND WHY

JESSE BALL

为何，以及如何谋划一场火灾

[美] 杰西·鲍尔 著

钱 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何, 以及如何谋划一场火灾 / (美) 杰西·鲍尔著;
钱进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4
书名原文: HOW TO SET A FIRE AND WHY
ISBN 978-7-5086-9714-7

I. ①为… II. ①杰… ②钱…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4716 号

HOW TO SET A FIRE AND WHY

Copyright © 2016 by Jesse Ball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ntheon Books,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为何, 以及如何谋划一场火灾

著 者: [美] 杰西·鲍尔

译 者: 钱进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8-6997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714-7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弗兰克·贝尔贡¹

¹ Frank Bergon (1943-), 美国作家, 创作的小说和散文聚焦于美国西部风物。——编校注

第一章

我在这里介绍自己

有些人讨厌猫。我却不。我的意思是，我本人不讨厌猫，但我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会。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初衷，所以对有些人来说就是讨厌猫了，那没什么问题。每个人都需要有他或她必须得做的事。而且，这件事他们谁也不能告诉。他们应该尽可能地，完全保密。

在我上一所学校大家都不信我说的关于我爸打火机的事。我总是随身带着它。他留下的东西里我只有它了。而且每当有人碰一下它，它身上的他就少了一点。他的躯体就在这打火机上——我指的不是他的遗体，而是他本来的躯体，总是从我们身上掉下来的躯体。它就是我所拥有的他了，我很珍惜它。

于是，我说了，而且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别碰这个打火机要不然我会杀了你。我想可能因为我是个女孩，许多人以为我不是来真的。

有人告诉我说他在一本书里读到有位科学家曾看见一只在树上打手语的黑猩猩。显然这只黑猩猩是掌握了手语，然后它决定使用手语——而且是在树上用。让人吃惊的是，故事就此结束了。他们让猩猩和研究人员之类的人打手语——而不是和树打手语。我对这种事是完全反对的，不是因为我以为树会说话或什么的——别担心，我头脑很清醒。但话虽如此，我敢打赌——要是你让这只猩猩和树交谈，然后再过个十

年，好吧，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那才是关键。

我的意思是，我有我自己的打算，我自己的想法。被上一所学校除名——这并不怎么影响我的打算和想法。我觉得我其实不太在乎去哪所学校。但是，我很遗憾自己只是用铅笔擦破他的脖子。我以为我能下手更重些。

当时场面还挺难看的。他们让我在校长室里坐着，身旁是我可怜的姑妈（我和我姑妈一起住——爸爸=死了，妈妈在疯人院）。我们的对面是校长，还有乔·肖特和他的爸妈。他爸是个汽车经销商，也就是说人人都很尊重他，虽然我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比方说，熟食店的伙计们会叫他老板，即便他并不是他们的老板。我亲眼见过。

反正，秘书也在那儿，做着笔记。这个秘书也是我们的体育老师，我很讨厌他，所以，基本上，除了我姑妈之外，一屋子的敌人。

校长会和肖特一家坐在一起并不让我感到意外。他们用了最烂的方式开场。校长对秘书说，我们准备好开始了吗，然后回答是，对，我想是准备好了。

肖特爸爸是这么说的，露西娅，我们已经准备好原谅你了，同时他脸上带着那种难看的表情，然后乔说，我才不原谅这个贱

人，我至少会错过两场比赛，接着肖特爸爸把手放在乔的肩膀上开始要说什么，但被校长打断了——他说，等一下，我们先让她说。露西娅，你准备好开始了吗？你有什么想说的？

于是我就说，你们的篮球英雄小王子不应该碰我的打火机，否则我也不会用铅笔插他脖子。

好吧，他们不喜欢我的回答。乔·肖特在这片区域非常受欢迎，是镇上的宠儿。餐馆里有以他命名的汉堡，他甚至在他父母的地产上拥有自己的房子——一栋“小别墅”，信不信由你，反正不是十六岁男生该有的东西。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和我一个自修室的女生曾和他回过家（他长得挺帅的）。她人品也很烂，所以我祝他们过上好日子。

露西娅，如果你打算继续留在这所学校，你必须向乔和他的家人赔礼道歉。

不好意思，我说，我没把话说清楚。乔，别他妈碰我的芝宝打火机。因为到最后，这些人都会离开然后你就会孤零零一个人。明白吗？

姑妈捏了下我的腿，于是我没有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她人很好。我的意思是，我的姑妈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的

人之一了。她肯定是。等我们回到家，她说她对事情发展成那样，还有我爸的去世和我妈的离开感到很难过，但用笔戳别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她理解这种情绪，她确实理解。况且，她也不在乎我是不是能回那所学校。她会再找一家愿意收我的学校。她最感到庆幸的是：警察没有牵扯进来。或许是因为学校想避开一桩丑事。不过，一个人最多只能有这么些机会。

我爱我姑妈。她是我爸的姐姐，而且至少有七十岁了，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她和我爸，他俩曾是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我爸是那么说的。后来他死了，她闭口不谈。她的钱只够过可怜的日子顺带照料一个花园。她对我那么好，于是我立马就决定再也不给她添麻烦了。我们去了家很破的影院看了一部和马有关的老电影。片子非常难看，对话既可怕又婆妈。这部电影不是《弗莉卡》或者《黑骏马》，但它荒唐可笑糟糕透了。反正，我们因为那匹马的处境哭得很厉害，接着我们回家用大勺子吃了很多冰淇淋。她说在这样的日子里，大勺子最管用。

你可能在想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过去发生了很多事，我只是把它们按顺序排好罢了。我这么做是为了自己。你只是一个结构——来帮助我把事件的顺序排好。你
是我虚构的读者，我因此也十分感谢你。我估计等我把故事说完，就会把这丢掉。别以为我觉得你比其他人好到哪儿去。一切都取决于你——如果你打算表现得像个好人，那就做吧。我们中那些不是可悲蠢货的人或许能看得出来。

总之——事情接下去是这样：

姑妈给我找了一所新学校。那所学校的名字叫惠斯勒高中。它是旁边那个镇上的学校。但我还是能骑自行车或搭公交车去。

我休学了一个月，然后就是我入学第一天了——下一季度的开始。我对此不怎么满意。你大概以为我是某种很难搞的人。但我只是一个不会多管闲事的安静的人而已。上学很糟而且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会感到可怕。

那天早上姑妈给了我一个惊喜。我下楼看见厨房桌上，它就在那儿——我爸爸的打火机。

你是怎么搞到的？

姑妈冲我眨了下眼。

那天开会的时候我从办公室里拿的。它就在桌上。我和你一样，也不希望它落到他们手里。

多厉害的女人！

接着就该出门了。

我总是穿同样的衣服，所以不需要怎么准备。姑妈过去给我买过其他的衣服，我把它们都扔了。

我有：

一件灰色连帽衫（帽子戴起）

黑色牛仔褲

一件白色背心

便宜的黑色运动鞋

++我爸爸的打火机++

一个笔记本&铅笔

房门钥匙 ——

一些钱和身份证

通常会有本书

一些我饿的时候会吃的甘草糖

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完全能只吃甘草糖过活。所幸我从来不需要证明这种断言是不是真的。

我们到了学校，她把车停下。她说，今天早上你看起来很漂亮。我说那是因为昨天我把头发剪得像男孩一样。这属于你常会听到的那种悖论。她笑了。

一开始，我在学校外面。它很大，比其他学校都大。全是混凝土和玻璃。我不喜欢它。我不明白人们造出除了小屋子以外的其他建筑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难道就不能住在小屋子里，对彼此好好的吗？

我看我们最好还是进去吧。

我可以把在惠斯勒高中的第一天像图表一样画出来。画面上有一条穿过页面的短线，接着线击中了 一个罗夏墨迹¹。当它击中罗夏墨迹后就结束了，这条线完全地蜷缩起来然后结束了。倒不是说事情的进展有多坏。

下面是一个例子：

女孩：那么，你的名字叫露西娅，之前在帕克森上学？

露西娅：……

女孩：……

露西娅：……

女孩：……

露西娅：……

女孩：我听说你，呃，用铅笔刺伤了人？

露西娅：……

女孩：……

露西娅：对。

女孩：……

露西娅：……

女孩：呃，我不会说出去的。

1 罗夏墨迹测试，以墨迹联想为依据对受试者的人格特征进行诊断分析，由瑞士精神病学家赫尔曼·罗夏（Hermann Rorschach）发明。——编校注

露西娅：没关系。你可以说。没什么大不了。

女孩：……

图中会有一部分能让你用小的半透明红色墨迹来显示其他的东西，比如——我注意到有些看上去还比较正常的学生。我有看到几个，但他们没和我说话。其中一个在读特拉克尔¹，我觉得还行。我的意思是，这至少不是个坏兆头。

有个女孩问我想不想出去参加运动会，这让我把正在喝的苹果汁喷了出来。我说运动会只是表面功夫的一部分。她说什么。我说统治阶级。她看上去很困惑。我说否则人们就会受够了压迫变得难以控制，所以我不去。我的意思是，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愿意出去跑个步，至少也会游个泳。如果有条件的话我甚至还会去练个柔道之类的。但去追一个球？我看上去像条狗吗？

我是曲棍球队的队长，她说。

所以，对话到此结束。

我姑妈想知道我有没有交新朋友，我说我交了一大堆。她说，

1 格奥尔格·特拉克尔 (Georg Trakl, 1887-1914), 20世纪奥地利表现主义诗人。——译注

那和我讲讲你白天是怎么过的吧。我说：

嗯，一开始就非常不错。点名教室里坐我旁边的是一个叫金柏莉的女生，她给我编了一根友谊手绳。她是戏剧社的社员，我也打算加入。我们和她的男朋友还有一群很友善的人一起吃了午饭。我玩得超开心。之后，她男朋友把我们带到没人看得见的健身馆后面让我们俩受孕了，就是这样。感觉非常棒，我指的不是过程本身，而是，你懂的，完事之后，那种容光焕发的感觉……所以，对，我怀孕了，还交了一帮朋友，但都没什么前途，真的。

一点都不好笑，我姑妈说。到底是怎么过的。

好吧，我说。我明天再告诉你。

那么，我大概应该提一个事实：我非常擅长猜测事情会怎样发展。我是个很棒的预言者。当我把这告诉姑妈时，她问，就好像卡珊德拉吗¹？我说，不是，因为我从不把结果告诉任何人。

我并不是在说——我可以预测未来。那完全是扯淡。其实是这样的：我知道怎样在脑袋里模拟各种事情，于是我就能猜到怎样才能避免做我不想做的，或避免卷入我不想被卷入的事情里。

比如说，快要上体育课的时候我总会不舒服。多数情况下，这很管用。但我不是一上课就不舒服，不是的——我是在课还没开始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得去护士那儿。而从护士那里回来（确认我没问题）需要花很长时间，然后体育课就结束了，我就开始换衣服因为很明显没我什么事儿了。这曾是我和我上一所高中体育老师争论的焦点。

另一个例子：我在学校的第二天就和清洁工还有保安交了朋友。也就是说，我在他们坐着无所事事的小脏房间门口，跟他们打了招呼还给了他们一些甘草糖。就是这么简单。现在，他们看我挺顺眼的。他们知道我和其他来这所学校的混蛋不一样。那意味着什么呢？

¹ Cassandra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具有预言能力，但因抗拒阿波罗，她的预言不被人相信。——编校注

那意味着当我从学校后门溜去商店买烟和甘草糖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会说。此外——学校里有一个长得和我有点像的女孩，我的储物柜下面的第六个储物柜就是她的，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我想办法把她的证件从她包里拿了出来。现在，如果我打算去哪里，我就会用她的证件，那么在记录上也会显示是她去了那里。

我会思考事情在未来的状态，以及到时候会需要什么。我理解这种思考方式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很陌生，但你们得动动脑子啊，傻瓜们！我们所在的世界就是这样。

第二天，有个男生约我出去。我长得绝对不太漂亮，那是肯定的，但我挺瘦的也没有麻风病（我向所有得麻风病的人道歉——这不是你们的错）。我刚到那儿，这个男生，他大概就察觉到是时候出击了。反正，我说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出去，他说那晚上吃披萨怎么样，于是我们就去了。他给我买了披萨，这很不赖因为我没钱了。我是宁愿自己买的，但没钱能怎么办？他还买了一份很大的汽水，我问他有没有图书馆的借书证。他因为收银台的男生和我说话的时间有点太长很不高兴。他还说了一大堆东西但我没有在听，到了某个点我们出了店然后我就走了。他人很高，所以至少有这一点：我预见在未来的时候学校里的矮个儿男生会以为我只跟高个儿男生约会，而高个儿男生们会以为我和一个高个儿男生只约了一次就把他甩了，所以情况看起来很不错。